

关于龙的漫说

说猫及其它

天趣自在随意中

灵魂家园的失落者

人间正道是沧桑

读文丛
译

书林拾叶

唐达成著

敬惜字纸

小议大师情结

文稿议价拍卖的疑惑

咬破自己的茧子

落叶悲风故人情

书林拾叶

唐达成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拾叶/唐达成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1 (读译文丛)

ISBN 7-80109-148-5

I . 书…

II . 唐…

III . 散文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74 号

书林拾叶

唐达成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52 千字 印张:7.25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1.60 元

读译文丛

第一辑

末班车

纽约文化扫描

塞纳河畔

杂览主义

同剖诗心

第二辑

惜别樱桃园

摩登者说

文坛剑戟录

袖手清谈

寻找丹枫阁

第三辑

独轮车轮

四季风铃

书林拾叶

缩略时代

幻视中的完美

时代：阅读与仿制

红楼非梦

艺文六品



自 序

介书生，读书应是自己的本分。

一 但有云：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大约是发自某位书生的激愤之词。识字后当然读书，读了书不免想得多想得深，更不免对人间万象有所议论评点，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不幸这在不同时代气候中，有不同结果，在专断禁锢时代，就往往风波险恶，甚至带来不可测度的噩运和灾难。这已是史不绝书的不争事实，于是方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慨叹。激愤之中不免偏颇。

其实，识字读书在我这类书呆子看来，实在是人间最大乐事之一。莎翁有云：书籍是全世

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高尔基背着行囊流迹天涯时，沉重的劳役，苦难的生活，折磨着身体与灵魂，唯有书籍是那黑暗隧道中投来的一缕光亮。他曾自述其感受：“我觉得，当书本给我讲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物、感情、思想和态度的时候，似乎是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这其实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优秀的书籍使我们时时了解了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新世界，使我们的思想得以始终保持活跃的状态、敏锐的触角和新鲜的感觉。愚昧与无知相联系，知识就是力量，只有知识得以使人摆脱愚昧变得聪慧，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使人的灵魂得以升华，这虽是老生常谈，却是朴素的真理。

因此，读书成为毕生乐此不疲的嗜好，楮墨成为永远不能摆脱的诱惑。明人吴从先，生平潦倒，却有对赏心乐事的向往，曾有过这样的描写：“斋欲深，槛欲曲，树欲疏，萝薜欲青垂几席栏干，窗窦欲净澈如水，榻上欲有烟云气，墨池笔床欲时时泛花香；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琅嬛仙洞不足羡矣。”这是说读书若能有萝薜垂几、花香满室的环境护持，就“万卷尽生欢喜”了，但这也是潦倒穷书生的非分之想。其实管它什么环境，喧嚣闹市、穷壤陋室也好，隆冬严寒、秋风萧条也罢，只要有万卷好书相伴，遨游啸咏于书林墨海中，便是神仙洞府中有福之人了。尚复何求乎！

我曾在一小文中说：“读壮怀激烈之文，可以令人意气奋发；读情致深远之文，可以令人悲喜交错；读潇洒旷达之文，可

以令人萧爽不群；读肺腑至情之文，则令人感同身受，如泣如诉；读讨伐奸佞之文，则令人有拔剑而起、拍案激愤之叹，虽历千百年，仍能想见其人其声的慷慨悲歌。总之，书籍浩如烟海，各人所好不同，所择每各异，但经这里都会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境界上的提高，知识上的充实，则是无疑的。”这或许可称之为我的读书观罢。

至于收集在这里的长长短短的文字，不过是读书后记下来的感受与感想，率意而为，信笔由之，故称之为“书林拾叶”，浅薄疏漏之处，不难想见。但管窥蠡测，愚者一得之见，若偶能给读者一星半点的启发，我便有喜出望外的满足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目
录

自序 (1)

书海拾珠

林斤澜其文其人 (3)

拨动这根痛苦的弦 (19)

湘水碧如斯 (35)

气壮山河的悲歌 (40)

陆蠡和他的散文 (45)

《时间深处的孤灯》序 (54)

我看当代小说	(57)
灵魂家园的失落者	(62)
人间正道是沧桑	(68)
中国文人画漫说	(73)
笔墨超逸·韵味悠长	(81)
文如其人	(85)
天趣自在随意中	(90)

夜读漫笔

关于“龙”的漫说	(97)
杂说读书乐	(102)
东方独具魅力的艺术	(105)
空灵美漫说	(110)
眼服何物	(113)
也谈小文章	(116)
改编不是胡编	(119)
漫说茶文化	(123)
杂议爱美	(129)
说猫及其他	(132)

文苑杂记

文学批评漫说	(137)
--------	-------	-------

魅力无穷的诗歌	(145)
在文明的阴影下	(149)
从《蚊对》说起	(153)
说气度	(156)
敬惜字纸	(160)
小议大师情结	(163)
爱才与忌才	(166)
赞“坐冷板凳”精神	(170)
漫侃艺术与市场	(172)
文稿竞价拍卖的疑惑	(175)
说画运	(179)
说“巧”	(185)
书该怎么卖	(192)
咬破自己的茧子	(195)
青春诗魂	(197)
哭艾青大师辞世	(202)
忆夏公	(204)
落叶悲风故人情	(212)
忆洪深先生	(218)

书海拾珠

驶入精神的港湾，是让浮嚣的心灵在思想的风景面前得到安宁；但更是从智者的交流与对话中为第二次起航做准备。

林斤澜其文其人

斤澜兄结识多年，他蜚声文坛，是小说高手，也是散文随笔高手。最近他应百花出版社之邀，将编一本散文随笔集，要我这个小老弟为他写序。我十分忐忑，鲁班门前弄大斧，岂非出洋相？但老大哥盛情盛意，又怎敢拂逆，我只好把自己读后的粗疏感想，不成系统地、散乱地记录下来。谁要他是编散文集呢，我也就大胆“散”论它一回。

人常说好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从斤澜兄的

散文中，我细细地品出了这句话的意味。行云者，是在运动中、变幻中行走的云，因此，你看行云，必定是姿态万端、捉摸不定、变化无穷，却又令你心旷神怡、豁然开朗；流水者，是那清清亮亮的水在跃动着、起伏着，这里溅出水珠、那里又翻起浪花，宛宛转转、曲曲折折，却又清清爽爽、沁人肺腑，在你心中从容流淌，你若舀一勺品尝，就会觉得如此爽口清凉，许许多多内涵原素，无影无形却足令你细细体味遐想，斤澜兄的散文正是如此。他说他的“文章疙里疙瘩”，当然是自谦的话，我的印象恰恰相反，他的散文风格和微妙处就在这里，与他人散文之有别处，也在这里。他的文字像行云那样多变化，像流水那样多跳跃，情之所至，率意而为，流丽婀娜各有态，短长肥瘦均相宜，内外相一、心手相应，这正是独成一家的文字风格，你能轻易学到手么。试举一例，他写《夜半歌声》的歌者盛家伦，不过千余字，既没有详述他身世出身，也不说经历际遇，只是点出三十年代因一曲《夜半歌声》而出名，后来却无人知晓，抗日战争时期到了重庆，在学校教音乐，也不认真，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结婚，唯一嗜好是看书。据说常到北培镇上书店“捧书站读，读着捧着漫步出店门，没有听说失过手”，他的“气度风格，叫人不好说出偷字来，连孔乙己争取的窃字也安不上，众偷无不钦佩”。五十年代仍然“挂名领薪，不上班，看书、独身”。最后是“静悄悄逝世，报上有过三两篇悼念文章”。一代才华出众的歌者，在斤澜笔下点染得如此生动、有趣、准确，但细品字里行间，又透露出淡淡的落寞与无奈。盛家伦歌声厚重浑凝，有撼人的力量，他一鸣惊人，本非偶然，却

终于碌碌无为，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犹如天边一颗流星，闪耀了一下，便倏然而灭了。这是沉重时代使然，还是独异性格使然？或许两者兼而有之罢。斤澜这千余字，实在胜过万千语言，他文字的跳跃游动，大体类此。你能不叹服他观察的敏明与拿捏的准确么？！

二

斤澜散文的语言文字功夫是很到家的。文学本来是语言的学问，字字句句，日锻月炼，马虎不得，斤澜当然深谙此中三昧。但说他语言凝练，并非他刻意雕琢。他的散文娓娓道来，亲切自然，绝无故作大言，拿腔拿调之姿，更无玄虚卖弄、堆砌华丽之态，那怕写的是撼魂动魄、骇目惊心的悲剧，歌赞的是令人心折、众口倾慕的巨匠，他也是恣情逸性、藏锋不露，用的纯然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白描手法。我想这大约是他奉为圭臬的：“却粉饰，少做作，有真意，勿卖弄。”这十二字看似明白平实，真正做到，谈何容易。他称赞在淄水博山间的蒲松龄，只说“那正经是无穷无尽里，一个蝼蚁的生活，忙忙碌碌里，打磨积攒着的生命。他留下的光芒，三百年后的今天，好像还色谱迷离，光度明灭，只好说‘不求甚解’吧”。细想想《聊斋志异》如今固然成为煌煌经典，但当年实在是“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是在清苦失意的生活中，消磨困窘岁月的产物，他创作中自是留有经久不灭的生命的光芒，原也用不着后人堆砌华丽瑰伟的词藻装点他。对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显

然是斤澜最喜爱、最熟悉、最钻研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中多处提到他，认真分析他的作品，但他的赞语也无非是：“他们当然是佼佼者，是灿烂的星座。”并没有多少形容词，诸如“伟大”“光辉”之类，但你能说这评语没有千钧分量么？古往今来的文学家，又有多少人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评价呢？

斤澜兄已逾古稀之年，所经风雨波涛可谓多矣，人生阅历经验自然非常丰富，况且大半生又不幸在民族苦难、政治旋风的击打折磨里，所见所闻所感的悲剧、椎心泣血者何可胜计，哭死悲逝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即使读这类文字，他也并非捶胸顿足、呼号狂嚎，却是举重若轻，一以当十，全以从容笔墨出之，然而跌宕起伏中，你自会觉得字字悲凉，处处凄怆，雨雪霏霏，忧思无涯。骨格力度，直逼灵府，掩卷后仍不能释然久之。所谓有真情凝眺处，何忧不淋漓酣畅，扣人心旌。比如几篇实录老舍先生的文字，如此平实，如此不动声色，却渗透着多少剪不断的黯然与理还乱的悲怆，读之令人气短，令人泫然。愚昧、专横、幼稚垄断控制了一切时，天理、良心、是非、曲直，那里还有什么位置，连人的头脑和思索能力，都“全好像麻将牌上的‘白板’”了。用斤澜的表述来说是：“当时的声势和实际，是鬼门关点名”，“知否知否，一进黑帮，且出不来，一出不来，自身难保，还要株连家族，老者日落西山，中者走投无路，小的成了贱民谬种。”老舍先生陷入这样重重罗网中，天昏地暗，不辩东西，结果是“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来劈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成团堆在地上”。于是有一段如此“结局”的文字：

“老舍一生爱写警察，不论军阀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还有解放后的警察都写过，写的警察都和胡同里的拉车卖浆者共气息，都富有人情味，老北京的人情味。到了七十边上，自己叫两个警察押到派出所去，他对警察这么一笑。

“刚走到院子口上，又叫赶热闹的围住，还好，革委会的跟在后边，解了围。下半夜，派出所通知老舍家里，夫人赶来接走。第二天早上，出门朝西北走到太平湖边，坐到傍晚，走到湖水里去了。”

卓著的文学大师，这样平静到冷酷的程度，自沉于湖中。

可惊异的是，斤澜看似平静的文字，却如烧红的烙铁，火般烙在人们心上。刘熙载有云：“古乐府中至语，本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

斤澜文字的独得之秘，即在此乎。

三

斤澜擅写小说，他的散文随笔中也有长长短短写人物的文字，但并非虚构拼凑想象的角色，乃是他相熟相知的朋友故旧，这其实比虚构更难描画，而他笔下竟声情宛然，或幽默、或调侃、或忧郁、或伤感，都能入情入性，结而不散，无半点溢言漫辞，片言只语，丝丝入扣，长篇叙写，栩栩如生，真所谓内极才情，唯意所适，方有如此俯仰自如，屈伸俱佳的艺术分寸感和精确把握感。